

新锦江饭店里的外国元首剪影

◆ 王智琦

在静安区大统路一幢居民楼的楼道墙上，挂满了世界各国元首及夫人的大幅照片，同时也挂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我国领导人会见各国元首政要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者都是同一个人——这幢楼的居民许根顺。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许根顺，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做行车工。其间，他先后到上海美术学院、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江西大学求学深造，最终成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一名教师。1988年底，许根顺被引进到当时刚建成的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那时，正逢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应邀来访的各国元首及夫人中有不少住进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古巴雪茄

古巴前国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访问上海，并入住新锦江大酒店。这位曾遭遇600多次暗杀的传奇人物，陌生人想要接近他，真比登天还难。然而，细心的许根顺注意到，卡斯特罗在参观南浦大桥时，特意把头伸出围栏，专注地欣赏着浦江两岸的美景，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和陶醉的神情。于是，许根顺产生了请卡斯特罗为酒店题词并合影留念的想法。

在和安全部门几度交涉后，许根顺的提议终于获得了批准。那天，许根顺早早地就守在酒店电梯旁，静静地等候着卡斯特罗。当身穿军装的卡斯特罗走出电梯时，一扭头便看见了许根顺，他主动伸手与许



▲ 许根顺与古巴前国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合影

根顺握手，两个人就像老朋友似的相视一笑。接着，许根顺幽默地用肢体语言赞扬卡斯特的罗的身形高大，还朝他竖起了大拇指。进入房间后，卡斯特罗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签名，心情非常愉快。他还从自己的雪茄盒里抽出一根雪茄烟，送给许根顺品尝。就在这时，许根顺抓住机会，拿出照相机，让随行人员帮忙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希拉克总统的“法式熊抱”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尤其精通中国历代文物鉴赏，能说出许多古董级文物的大致年代。希拉克有时还会得意地向随行人员传授他的“识宝经”，令许根顺敬佩不已。不过，让许根顺印象更深的，是希拉克特别爱吃中国烤鸭。

说起这事，许根顺依旧有些忍俊不禁，“这个吃惯了法国大餐的总统，一见到中国的美食竟然是两眼放光。他特别喜欢吃烤鸭”。有一次

1989年9月11日，上海新锦江大酒店为留档备案，让许根顺为下榻酒店的布基纳法索元首兼政府首脑布赖斯孔波雷拍照。自此，许根顺用镜头留下了近500位国家元首和第一夫人的身影。

用餐时，厨师在希拉克身后片烤鸭，希拉克竟转过身去，饶有兴趣地看了起来，还边看边吃，拿了一份又一份，吃得津津有味，“看得我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后来，当希拉克得知，为他烹饪美食的总厨是一位女士时，还特意提出要见一见这位烹饪美食的高手。当女厨师有些害羞地走出来时，希拉克上去就来了个法式大拥抱。女厨师猝不及防，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而这个有趣而精彩的瞬间，被许根顺眼疾手快地收入了镜头。

抢拍叶利钦总统和市民握手的镜头

许根顺拍摄国家元首及夫人的照片，不喜欢拍他们正襟危坐的样子，因为他觉得“这种照片，有新华社、市府外办的专业摄影师来拍就可以了”。许根顺更乐意捕捉这些领导人率性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访问上海时，许根顺挤在长乐路欢送的人群中，准备随时抓拍几张车队出行的



◀ 加拿大前总理克里蒂安骑自行车的“雄姿”

场面。当车队向前开动后，许根顺突然发现，叶利钦的专车停了下来，而前面的开道车却并未察觉，还是一路向前开着。许根顺感觉有些异样，立刻判断出叶利钦可能要下车，便赶紧往前一路小跑。果然，不一会儿，叶利钦满面春风地走出了轿车，与欢送的市民们频频握手致意。人群顿时欢腾起来，场面热烈，许根顺赶紧按下快门，一一摄入镜头。

拍下克里蒂安总理骑自行车的趣照

加拿大前总理克里蒂安访问上海时，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中，一时技痒，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找一辆自行车来让他骑。于是，工作人员从酒店的自行车棚里，为他找了一辆凤凰二八寸男式自行车。这可把克里蒂安乐坏了，双手一搭龙头，抬腿跨上车，脚下一蹬，就窜了出去。在克里蒂安踏上自行车的那一瞬间，许根顺举起了相机，留下了一帧别有趣味的照片。照片里，克里蒂安脸上浮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31.改变“单一性”

程海宝专攻《大跳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金狮奖”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十多年来，他从未停止过训练。在接受安徽电视台“天下安徽人”节目组采访时，与节目主持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原话。刮号中的文字系本书作者所加）：

程海宝：那时候练跳板是蛮苦的。因为，在接人的时候，有时耳朵要裂掉。（上面的演员）腿下来，打到耳朵，耳朵就要裂掉。有时候，肩像少将一样（佩戴肩章），都是黑的。这样接人，他的腿岔开了，就踩到肩，（偏一点）就是脑袋。噼啪下来，所以跳板是很苦的。

主持人（旁白）：《大跳板》是一项传统的杂技节目，以翻腾和对接的技巧为主，传统的《大跳板》，一般只垒到三四个人，翻腾也基本以360度转体为主。当时练《大跳板》时，程海宝定位于队形的第二层（二节人），每天周而复始的动作，让程海宝感到了枯燥，他考虑能否在动作与技巧上来个变化。

程海宝：杂技要在技巧上有含金量。那时候就觉得要技巧高，比赛，你技巧高才会拿奖。你技巧不高谁承认你？所以那时候（拿奖）的概念一直遗（保）留到现在。

主持人（旁白）：于是，他和同伴们商量，打算对传统套路进行突破。

程海宝：不过，人全落到最高“五节人”，五个人全落，不戴保险，然后跟头要“直体翻三周”，要接住。

主持人（旁白）：连着五个人通过跳板，垒加到一个人的身上，还要做“直体翻三周”的动作。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那可是相当的难啊。那么程海宝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吗？传统的表现艺术《大跳板》能够在他们的手上发扬光大吗？他被杂技同仁称为狂人，背后有多少伤痛和失败，传统杂技被他发扬光大，其中又有多少艰辛和付出？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大跳板》训练之苦，无须多说。倒是程海



宝所说的“技巧上有含金量”，引起了众多杂技迷的浓厚兴趣。还有，电视节目主持人所说的艰辛和付出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倒是一个悬念。

长期的训练和演出，使程海宝发现，传统杂技，即便如《大跳板》这样的节目，动作、技巧几十年不变，要不要改变节目的“单一性”？他和节目组反复论证，认为完全可以改进创新。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先是探索将三四人和人的叠加转变为五个人叠加，接着又将翻转的“度数”改进为720度，这些改进看似不大，训练和演出可就大大增加难度了。为了完成五个人叠加的720度直体空翻，程海宝和同伴们开始了拼命练习，原来设想得好好的动作，训练时竟然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失败。

程海宝告诉记者：“我们有个同事，头都被砸得发紫。上面人的腿劈下来，他要接住，但劈头劈脑的，每天要接几十次、几百次，脑袋震得很痛的。”

记者问：“危险和困难会随时出现吗？”程海宝是怎样回答的？他说：“（上面演员）翻跟头，有时候接住了（他的）腿，有时候过了，屁股就砸到我的脑袋（上）。砸到脑袋就昏过去了。所以，我的颈椎病就是那样（被）砸出来的。我们叫它（是在）剃头。（底座子肩上）压要压10个人，第五个人上去（后），（再）一个人（上去），如果到了第五个人以后，第六个人（人）感觉（自己）在往下移。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人（人）上去，我觉得一天下来，人好像都要矮一点了。练《大跳板》，集体主义思想是很强的，现在练功都戴保险。（那时）不戴保险，靠人保（护）。五层楼、三层楼掉下来，要靠大家把他笼住，所以要靠集体主义。”

失败和伤痛，时不时出现，程海宝和同伴们坚持不懈，经过千百次练习，终于练成了《大跳板》的改进版，接连创造了“双人双翻落四节人”“720度转体落四节人”“单人底座五节人”“空翻两周落五节人”“空翻四周坐高椅”“双跳板”，他们的演出，可谓气势磅礴，给观众制造了一次又一次感官上的刺激和心灵上的震撼。

16.发现被害者的下落

众人的意见又出现了差异，谁都无法担保进入一个陌生区域的“老虎”必然会有收获，必定安然无恙；但众人很快停止了争论，气氛一下子又变得平和。是的，争论同样耗费时间，在分分秒秒正在流逝的时间面前，哪怕白白空耗一个小时，也是惊人的浪费。

争论之后便是冷静的思索和理智的分析。出现了一段短暂的静寂，静得只听见船外阵阵风浪声。末了，专案组一致决定，让殷宏伟操控“老虎”，向那个未曾探测过的疑点处进发！是的，与其放弃对疑点的搜寻，为了保住机器而丧失一次成功的机会，倒不如痛下决心向前闯。奇迹总是眷恋勇于冒险和探索的人。决定一旦作出，接下来便是从速行动。

殷宏伟全神贯注地操控“老虎”，让它沿“航道”一点点向前移动，搜索，再移动，再搜索……端坐在监视仪显示屏前、仔细辨认着ROV设备传输回来的每个细节的人们屏住呼吸、一眼不眨。

人们清晰地看见，“老虎”缓缓进入那条深沟，向下探去，又沿着沟底，在翻滚着淤泥的深水里小心翼翼地向前……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在深沟里工作不息的“老虎”，对一处陌生区域探寻结束后，又移到了另一处区域，继续探寻、搜索……

冬日已渐渐斜入干峡湖西侧，渐近黄昏时的风寒意更深，工作船上的帐篷、布帘乃至玻璃窗、舱板，都被猛风推得哗啦啦乱响，但众人的注意力全在水下的“老虎”身上，在监视仪显示屏上。于是，便到了本文开头的那个时间点。下午4时多，下城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吴信炎跟着“老虎”摄像头的推进，在位于北山大桥8号墩东南方向4米处的一条深沟里，在距水面深度为83米的淤泥翻滚的水底中，突然发现了一个形似脚掌的物体。这是什么？吴副大队长的脑袋抵住显示屏，差不多要伸入显示屏里面了。

“这是什么？大家快来看哪！快来看哪！”吴副大队长无法遏制地狂喊起来，工作船上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他“疯狂”的喊声。没在船舱里、没在显示屏前的人们闻声赶来，刚才

正在船舱外的巢震宇副局长也马上来到监视仪显示屏前，他竭力让大家先安静下来，让“老虎”再对着这目标绕一圈，确切弄清这究竟是什么。

殷宏伟继续操控“老虎”，从各个不同角度扫描这一物体。人形脚掌更清晰了，不可能是别的东西。渐渐地，众人又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类似铁笼档子的铁条，铁条后还隐隐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大家欢呼起来，因长期辛劳而累积在身上的压力，一下子被释放出来了。

经巢震宇副局长等专案组成员反复察看确认，显示屏上出现的这个长约80厘米、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的铁笼状器物以及笼内人形物体，确实是已寻找了两年多的此案关键证据！该物体位于北山大桥8号墩东南方向4米处的一条深沟中，距水面深度为83米。经初步分析，判断胡方权等人在抛笼时，铁笼先被抛到了干峡湖水下的山梁上，然后沿着山坡，翻滚到了盘山公路上。

920天的艰苦寻找，这一天终于发现了被害者的下落！

大好消息很快传到杭州，上级部门立即指示，必须尽快把这一关键证据打捞出水！

“找到铁笼，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接下来必须马上解决的难题，是赶紧把它从百米深的湖底打捞上来。没想到，证据的打捞又让我们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巢震宇连声感叹。

经过“老虎”细致勘查发现，这铁笼已严重腐蚀生锈，有几根钢筋与铁笼脱开，铐门的手铐掉落在了笼底，连笼子的铁门也微微敞开。这也难怪，在水下淤泥里浸泡了两年多，加上被湖底水流冲来冲去，没被烂成一堆铁条，已经够运气了。不过，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假如在打捞的半途，铁笼突然散架了呢？

更让人担忧的是，被害人张宏的尸体已在水底待了那么久，虽然经过活猪沉湖实验得知，在水温较低的湖底，尸体的腐烂速度会迟缓很多，但猪毕竟只沉了半年左右，沉了两年的张宏尸身究竟会腐烂到怎样的程度，比如有否“皂化”，一时难以预料。

追寻

孙侃

铁笼沉湖杀人案 侦破纪实

